

重逢

(記九軍團在長征中單獨行軍)

劉振江

趕渡烏江的急行軍

主力兵團已渡烏江，距離我們有五六天的路程了。司令部發出了緊急行軍的號聲，在暮色蒼茫中，各連隊集合了，進行急行軍的鼓勵，宣佈夜行軍的紀律，於是大家就進入了戰鬥的緊張狀態，擔負起百倍的精神，準備趕上主力。

出發了，舉目一望，天空沒有一點星辰，天空和地面結成一片烏黑，靜謐的世界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我們在烏黑幽暗裏行進着；一燈夜不停的腳步，在悶熱、泥濘的路上，艱難的走着，渡河流、越山崗、衝過敵人的幾道封鎖線，我們的隊伍，依然急行的行進着，沒有一個掉隊的。

天色微明時，陽春的和風吹着，村莊的雄雞在高聲的啼叫着，雖經一晚的行軍疲勞，仍能感到清新愉快。太陽慢慢的從東方升起，陽光輝煌的照着我們這密密的行軍隊形，直到太陽懸在高空的時候，我們才在一個村莊裏休息下來。

不到二小時，吃好了飯，司令部集的集合號又響了，隊伍自各個角落裏又朝向大目標，就是：走吧，趕上主力渡烏江去。

行軍到第三天的上午，我突然發覺了，頭痛發熱，腳上剛好的傷口又在發腫；我來到營前進我思：『怎麼辦呢？』告訴了周班長：『我不能走咯！』

生死關頭的戰鬥

烏江是不能過了，第二天我們就向後轉，繞着走，走空。

天未亮，天還圓閃動着星光，隊伍悄悄的集合着出發了。

那天的行程，我們很早就到了宿營地，隊伍住得很密，以便隨時應付着戰鬥。我們住在一個很大的村莊裏。一條小河貫穿村莊，河在洗滌住着我們的部隊；有的在做飯，有的在洗澡，有的在休息，電台的工作正在發電報，馬達轟轟的聲音，好像把村莊都震動。我正把鍋煮到小鍋裏，突然西邊的山頭上，發出了猛烈的一陣槍聲，槍聲愈來愈劇烈，司令部發出了緊急集合號。大家在忙亂中積極的準備着戰鬥。前哨連已散開來接應了，我們的東門部隊家，在迅速的渡河。我們在河的東

有的搶都上了千璫，敵人來到距我們二百米的時候，我們的槍聲震了兩地的了，所有的機槍和步槍都響了，剛一般子彈落在敵人身上，一個個的在我們密的槍聲中倒下，敵人在我們激烈的火攻當中，進退兩難了，於是司令部向我們號響了，四面八方的衝鋒號響了，我們隊伍，像潮水一般從竹林裏湧出來，敵像水鴨般的四散逃避，林葉落隊向下午而迫擊着，號聲和槍聲震滿原野。下午壓鎗的時候，推開了機槍和步槍。隊伍合了，喜悅的笑容，露在每個人的臉上。西邊襲來的敵人，被我們追到東邊去，這時我們才得知勝利的消息。沒有勝利，對於我們的西征，是有很多困難的。

在瓢兒井

「驢兒兵」，是貴州較大的市鎮。我們的隊伍，在一個下午到達距驢兒兵三十里的村子裏宿營。宿營以後，立即切斷往驢兒兵去的交通，以便在敵人不備之下，我們進行夜襲。前鋒隊是半夜出發的，他們的任務是：拂曉前佔領驢兒兵。我們和車直軍隊是後梯隊，天明才出發。

正是出發的時候，天降細雨，走在溜溜的泥濘的路上，我們教導部的政治委員任國章同志，光著腳，走不到好遠就滑倒在路地上，引起大家忍不住的大笑。在長途行軍中，好些同志都開玩笑地說：這是「天無三日晴」的貴州，常常下雨，最費錢了，因此一直到了驢兒兵我們才能解決這行軍中的大問題——鞋子和草蓆。

細雨停了，太陽發出強烈的陽光。悠遊的鸞兒鳥飛着，一位在山腰上走的山民抬着一隻鸞兒，向山下走。山上的樹

板橋風光

小村裡。
在下午二時，就離開了鳳兒井，向着西前進。沿途看見苗民，一個苗民的村子，隊伍在村子裏休息下來。村子周圍的山上，有碧綠的森林，使得村子的空氣恬靜而又清新。苗民們，男女老幼都出來相會，宣傳隊和地方工作部同志，向他們解釋着，我們紅軍的主張，和對他們的好處，他們一個個歡天喜地的笑。聽說他們最喜歡歌，我們就教他們跳舞。他們就跳起那歌舞着，男的女的，唱着，他們穿綢衣和的歌詞，有的邊唱邊跳，有的吹着竹笛跳。那熱鬧的歌舞，激動着人心，鼓掌聲難以笑聲不停的響着，人們感着無限愉快，長途行軍的疲倦，不知不覺的也在熱鬧的歌舞裏消散了。
休息約一小時，隊伍又繼續出發了，苗民們留恋似的，眼睜睜望着我們的隊伍往西前進着；我們也紛紛議論着他們的歌舞。天色漸漸暗下來，可是我們仍在行進着。
板橋是雲南宣威的一個鎮子，我們由州到達雲南的境界了，一種新鮮的感覺襲着我們。
翻過山來，遠遠的望見板橋，板橋情況不明，我們的部隊，以戰鬥準備的姿態向板橋進發。英雄的偵察連，在最先面行進着，軍團首長也走在主力的前面，時刻用望远镜觀察板橋的動靜。
夕陽影裏，人山人海浩浩蕩蕩，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進着。
每個人的眼睛，都注視着板橋，板橋的平壩里，吹着夏天的涼風，碧綠的樹葉，在風裏擺動着。肥沃的土地上，長着翠綠的青苗，小河的水潺潺的流着，小寶塔矗立在鎮子東邊的山崗上，還有那四圍地方樹立的碉堡。我們到了板橋，這是個好地方啊，人們都顯出高興的微笑。
我們平靜的到達了板橋，隊伍住在街道上。一羣一羣的老百姓，男女老少，都來看

渡北盤江

盤江的水，緩緩地流着。
我們渡的北盤江，是珠江的一條支流。
盤江不寬，只不過二百米樣子，水是青綠色，深得不能涉渡，離我們渡點四十里有一座橋，可是敵人在那裏守着，只好在這渡點過河了。這渡點沒有橋，是我們工兵連搭的，利用河裏立着的五六塊大石頭，作爲搭橋的架子，把木頭架在石頭上，橋就成功了。我們的工兵連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，才搭起來的，於是隊伍開始渡河了。

我們是黎明出發的，上午九時到達東州附近的樹林裏集結，首長在部署圍攻東

攻下東川的擴軍熱潮

上，橋就成功。我們的工兵連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，才搭起來的，於是隊伍開始陸續的渡河。

那橋很不好過，部隊運動的很慢。過橋要小心三四步走在一人，上下都得分心，要不然就有滾在河裏的危險。過河時，使人凜然驚懼。橋上兩邊和中間都有兵指揮，他們指示着那裏經常注意，並保護搭橋，隨時準備給以修理。工兵連的同志整日盤繞在忙碌着。

工兵連的同志，有時也在催着大家走快一點，不要害怕；可是有的同志因怕，走得慢，但隊伍必須迅速渡河，以防被襲，所以橋雖不好過，都時刻催着走快一點。晚上，在橋上也佈滿着燈光，隊伍通渡的過着，一直過了兩天兩晚才通完。

渡過了盤江，是一片荒涼的高山，只有四五家茅屋。隊伍就在山上露營，買來一些老百姓的包穀炒熟了吃。兩天來沒有

川。

川保潔北較大的縣城，附近人烟稠密。地方開闊，那天，天氣晴朗，夏天的太陽，如火似照着我们。我們的隊伍，分三路向東川城包圍前進了。一會，圍攻東川的槍聲響了，我們急急的行進，在城腳邊，隱藏着，白天我們沒有攻，只把城包圍起來，其他部隊在準備夜攻，到晚上攻城。

天黑了，天空佈佈着星星，城牆上閃動着火光，城裏不斷地發出拍拍的零槍。不一會，我們開始攻擊了，猛烈的槍聲，震動了靜寂的黑夜，給城裏的敵人威力的驚嚇，敵人知道不妙，不久他們派代表出來同我們交涉，願意撤槍開城門，於是東川城就不攻自破了。

第二天，東川城附近的老百姓，好像朝山拜佛似的，從四面八方湧來城裏，青年

怎樣用樺皮代染

李洪書
張文青

『戰火』都被服廠染工班發明裱皮代染法，過去也曾在報紙上零星介紹過，但都不够完整。現裱染法在逐漸改進中又有了新的進步。發明者是李洪書和張文青二位模範工人同志。他們自己寫了下面這篇稿，供大家參考。

裱皮代染的過程，主要有下面四項：

(一) 採擇皮——選擇厚的老皮的。越厚越老越好，皮的裏面帶着一層發沙性的粗皮最好。

(二) 燒煉——把揭下來的裱皮，一個筒子套一個筒子層層套起，緊着裝在炭窯中，用燒木炭的辦法燒它。燒得黑煙轉白煙，白煙變成青煙的時候，封閉窯口。二日後，就可出窯了。十斤裱皮可燒出二斤炭。

(三) 製漿——將裱皮炭製成細粉，羅細（越細越好）。每斤細粉，加熟牛兩，用手將水和炭粉揉勻。然後把這稠潤的炭粉下進鍋裏去（水熱攝氏六十度，一斤炭粉三斤水）。在水裏攪成糊糊，進起來。酒的日子越多越好，用時酌加溫水即可。

(四) 裱染——一匹（四尺）布只帶二兩乾灰。採染時，先把布在盆中浸，洗到顏色均勻，稍微擰下些水分，只要不往下滴水就可以。接着將布抬起在水面上抖，使細粉均勻地布而，只要不往下滴水就可以。若是太濕（太濕而布沒有關係），就再抖一次；若是太深，就放到清水中瀝一下。瀝出的布色，就與染料染的差不多。

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
(三續)

(三續)

經濟戰綫上的鬥爭

爲了減輕人民負擔，堅持長期抗戰，軍政方面厲行精兵簡政，生產節約。爲了打擊敵人的掠奪與封鎖，進行了有力的軍政民一元化的對敵經濟鬥爭。

僅太行一區就精簡了脫離生產的六萬多人，政府工作人員僅剩百分之五十多。太行區的電報一九四二年較之一九四一年減去九萬石，一九四三年又減去七萬石，如以一九四二年爲標準，則減去百分之二十。

爲了打擊偽鈔，保護法幣，我們登報與魯西票，它在人民中有很好的信用，流通單位，而且推行到游擊區和敵後常倫據地保存冀鈔，有時他們向人民要冀鈔。

軍民同命戰勝三年的災荒

四十萬畝，開渠、打井、修堤增加水田約六萬畝。部隊於一九四〇年起就從事農業生產，去年冬天更學習陝甘邊區，開展起空前未聞荒災漫漶，部隊每人種地三畝，自給一季糧食。去年到今年開荒產穀數倍相當大，情尚無餘糧統計。爲了幫助人民發展生產，政府與部隊會想盡一切辦法；如發行農貸（就今年說，太行區貸款就有六千萬，還有貨銀，太岳區貨銀六十萬，冀魯豫貨銀一千萬，冀南不詳）幫助勞動動力，幫助牲畜，組織救濟互助，製造機器，貸給種籽，巡迴醫療疾病，節食救濟貧苦，開展合作事業等。武裝與生產結合，保衛春耕夏收，部隊一面戰鬥、一面生產，作到手不離槍也不離鋤頭。而最重要的措施之一，是救濟貧民，使他們能過冬。在抗戰時期，在太行之北

根據地建立以來，幾乎有一半時間早鎗交疫五種災，最嚴重的是一九二四、一九四三年兩年的旱災與一九四重戰爭環境中可以說是奇蹟。我這偉業，不是全有的。

『大水浪滔天，十年倒有九年淹，竇建兒郎換把米，竇掉妮子好上梢。』

西昌重逢

上原野和銀白色的湖濱，遠遠望到西昌周圍的平原，我們過高山，涼風過去，湖沼裏漾漾着微微的波浪。那湖大概有三四十里寬大，西昌城就靠近湖邊，城郊是一片碧綠的樹木。城裏發出不斷的槍聲，槍聲震蕩着原野。告訴我們，那就是我們的主力在圍攻西昌嗎？我們的隊伍向着西昌的西北繼續前進，下午宿營。主力軍團就在離開兩月的地方附近，向北行動着。將近離開兩月的地方附近，是怎樣的炎燄啊！自從被切斷以後，就好像孩子失

怕困難的英倫的精神。

這可能合主力，是羅炳輝同志軍事指揮的成功，何長工同志、黃火青同志政治上的不斷的指示，以及全軍上下一致的團結一心，爲會合主力而奮鬥，所以終於把我們會合主力的希望變成了事實。

擊，但終於戰

里寬大，西昌就靠近湖邊，城郊是一片碧綠的樹木。城裏發出不斷的槍聲，槍聲震盪着原野，告訴我們，那就是我們的主力在圍攻西昌呵！我們的隊伍向着西昌的西北繼續前進，下午宿營。主力軍團就在我們住的地方附近，向北行動着。將近離開兩月的主力，又重逢了！是怎樣的興奮呵！自從被切斷以後，就好像孩子失

怕困難的英雄的精神。

這次能會合主力，是羅炳輝同志軍事指揮的成功，何長工同志、黃火青同志政治上堅強領導的正確，尤其是因為有中央和軍委的不斷的指示，以及全軍上下一致的團結一心，爲會合主力而奮鬥，所以終於把我們會合主力的希望變成了事實。

剛剛把水災救濟好，人民才略告安定，一九四二年又來了空前的大旱災，一直延長到一九四三年。這次旱災遍及全邊疆各地，一半亦是敵人造成的，因爲敵人的「三光政策」，使人民的積蓄漸於涸竭，一遇天災，便缺乏二溝的能力。災荒飄蕩空前，只太行區五、六兩專區災民就有

[illegible]